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海军协定

杨冬 未民

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海 军 协 定

杨冬 未民 主编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 新登字 05 号

世界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

海军协定

杨冬 未民 主编

责任编辑：王金亭

封面设计：张林沉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(长春市期大林大街副 136 号)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	11.5 印张 2 插页 298 千字
长春市南关区宏春印刷厂印刷	1995 年 6 月第 1 版	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		印数：6201—10000 册

ISBN7-5387-0888-X/1·846

全四册定价：54.00 元（本册定价：13.50 元）

前 言

作为西方通俗文学的一种体裁，侦探推理小说今天拥有最大数量的读者。且不说一般读者爱读侦探推理小说，从中获得无穷的乐趣，就是那些认为侦探推理小说没有文学价值的人，也总把流行的侦探推理小说浏览一番当做消遣，只是羞于承认罢了。由此想来，侦探推理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如此广泛，创作与销售又如此繁荣，必有其值得探究的奥秘和魅力。

与犯罪小说、间谍小说、警察小说和阴谋小说一样，侦探小说同属惊险神秘小说的范畴。它的结构、情节、人物、都有一定的格局和程式，主要写具有惊人推理、判断智力的人物，根据一系列线索，解破犯罪的疑案。由于小说中破案多采用推理方法，因而也称为推理小说。而它的魅力也就在于一般人对于惊险神秘事件所抱有的巨大好奇心，对于强烈刺激的普遍爱好，以及对于非凡智力的热情向往。优秀的侦探推理小说，无疑满足了我们的这些心理需求。

曾有一些侦探推理小说的爱好者企图提高这类小说的地位，

把《圣经》、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《俄狄浦斯王》和英国莎士比亚的《哈姆莱特》说成是侦探小说的先驱。但侦探小说公认的鼻祖是美国作家爱伦·坡。他在1841年发表了短篇小说《毛格街血案》，描写住在四层楼上的母女俩惨遭杀害。业余侦探杜宾利用逻辑推理破了案，发现凶犯原来是一只力大无比的猩猩。爱伦·坡又相继写出《玛丽·罗热疑案》、《窃信案》、《金甲虫》等，当之无愧地被人誉为“侦探推理小说之父”，而他笔下塑造的第一个业余侦探杜宾的形象，则成为以后一系列侦探人物的原型。

在爱伦·坡之后，侦探小说很快在欧洲流行起来。法国的埃米尔·加博里奥在1866年发表了《血案》，比较真实地描写了当时法国的警察和法律制度，对侦探小说在法国的流行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。英国作家威尔基·科林斯在1868年出版的《月亮宝石》，更是极受读者推崇。这一作品以其曲折动人的情节和深刻的人物刻画，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长篇侦探小说，至今仍是英国最佳侦探小说之一。十年之后，美国的女作家安娜·凯瑟琳·格林发表了《利文沃兹案件》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位侦探小说家。而澳大利亚作家弗格林·休姆所著的侦探小说《双座马车的秘密》（1886）也曾经是市场上的畅销书。

然而，广泛流行、经久不衰，并具有世界影响的，则是英国柯南道尔写的福尔摩斯探案的系列小说。他在《血字的研究》（1887）、《四签名》（1889）、《波希米亚丑闻》（1891）《巴斯克维尔的猎犬》（1920）等许多小说中，以福尔摩斯为主要人物，以忠实、迟钝的华生医生为陪衬人物，描写了形形色色的疑案侦破过程。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情节曲折离奇，以缜密的逻辑展开严谨的推理，最后得出令人惊愕的结论，开创了侦探小说中着重推理的流派。而他笔下的福尔摩斯，则以非凡的智慧和冷静、沉着的个性给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。可以说，福尔摩斯如今已成为比作者更有名的世界性文学形象，即使在中国也家喻户晓。

柯南道尔的成功，使侦探推理小说在西方迅速流行起来，20世纪初期出现一批著名的作品。例如，英国的巴拉涅斯·奥克兹男爵夫人在《角落里的老人》（1901）中，塑造了坐在安乐椅里破案的“安乐椅侦探”形象；理查德·奥斯丁·弗里曼在《红指印》（1907）等小说中，创造了第一个使用法医学的侦探桑代克博士；吉尔伯特·凯斯·切斯特顿在《布朗神父的故事》（1911—1936）中，刻画了一位其貌不扬的名侦探的性格；欧内斯特·布拉默则在《马克斯·卡拉多斯》（1914）中，则塑造了一位双目失明的盲人侦探；而美国女作家玛丽·罗伯茨·莱因哈特则在《环形楼梯》（1908）中出色地描写了心理上的恐怖感，从而开创侦探小说中的悬念推理派。

20世纪20、30年代是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“黄金时代”。这时，早期这类作品中的浪漫主义色彩逐渐减弱，谋杀案成了必不可少的因素。大多数作家把创作当作娱乐读者的猜谜游戏或智力竞赛，反映社会现实较少，因此有“谜式”侦探小说之称。美国的代表性作家是范·戴恩，他的真名是威·亨·赖特。他在《本森谋杀案》（1926）、《加那利谋杀案》（1927）和《主教杀人案》（1939）等一系列长篇侦探小说中，塑造了博学多识，长于心理分析的侦探菲洛·万斯的形象。与福尔摩斯那种注重物证的归纳推理法相对照，万斯更重视罪犯的心理动机，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。另一位美国作家艾勒里·奎恩则以《荷兰鞋之谜》（1931）《希腊棺材之谜》（1932）等名噪一时，他的小说被译成几十种文字，而他在1941年创办的《艾勒里·奎恩侦探杂志》，更有力地推动了短篇侦探小说的发展。英国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。她一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侦探小说，代表作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（1934）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（1937）等早被拍成电影。她善于利用扑朔迷离的情节，制造许多假象，最后得出令人惊奇的结局。而她笔下的比利时侦探埃居尔

• 波洛则是闻名世界的文学形象。

与此同时，美国的达谢尔·哈梅特开创了“硬汉派”侦探小说。哈梅特的代表作品是《血腥的收获》（1929）、《马尔他的猎鹰》（1930）、《瘦人》（1932）等长篇小说，这些作品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美国的盗匪社会和下层人民生活。这派侦探小说一反自福尔摩斯探案以来的传统，把这一文学品种同生活现实紧紧联系起来。侦探本人不再是智慧超人的英雄，侦查破案也不再是供读者消闲解闷的猜谜游戏。继哈梅特之后，“硬汉派”侦探小说家有雷蒙德·钱德勒和罗斯·麦克唐纳。前者的《大睡》（1939）、《别了，亲爱的》（1940）和后来的《幽暗的隧道》（1944）《走在死亡的道路》（1951），都在文学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英语国家对侦探推理小说的长期垄断被打破，西方各国都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侦探小说家及其作品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，侦探小说家开始努力探索人类问题和社会现实，表现了较深刻的思想内容。比利时作家乔治·西默农以写探长梅格雷的形象而闻名，他的作品注重研究犯罪的心理活动，着重阐明复杂的犯罪动机。法国当代著名作家马塞尔·埃梅和瑞士著名作家弗里德里希·迪伦马特，也利用侦探小说的样式来揭示重大的社会问题。前者的《图法尔案件》通过对一件血案的推理分析，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国家的罪恶。后者的《法官和他的刽子手》（1950）、《抛锚》（1956）、《诺言》（1958）等更不同于一般商业化的侦探小说。作者把反映犯罪问题看作是研究现代社会弊端的一种有效手段，从而使他的这些小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。

日本的侦探推理小说是在本世纪 20、30 年代开始发展起来的，当时的作品明显受到西方的影响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通过横沟正史和高木彬光的努力，日本侦探推理小说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，从而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，松本清张在 50 年代开创了社会派推理小说，赋予这类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

容，也提高了它的艺术表现力。在这之后，佐野洋的《华丽的丑闻》（1965）、夏树静子的《失踪》、森村诚一的《人性的证明》（1975）等作品，继续把社会派推理小说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相比之下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，日本推理小说显得更贴近、更容易接受些。这也是本书特意精选了两篇日本推理小说的本意。

目前，无论在西方还是日本，侦探推理小说仍然十分流行，拥有最多数量的读者。据有人统计，这类小说在美国约占每年图书销售量的四分之一。不消说，在这大量的作品中，商业化的侦探推理小说不在少数，因而粗制滥造、寻求刺激、趣味低下的现象势所难免。但优秀的侦探推理小说总是富于生命力的，这正是我们编选这本作品选的目的。

目 录

前言

毛格街血案 (1)		[美国] 爱伦·坡
海军协定 (34)		[英国] 柯南道尔
断剑 (70)		[英国] 切斯特顿
艾克西奥山庄的悲剧 (90)		[英国] 伍德豪斯
三个寡妇 (111)		[美国] 奎恩
夜莺别墅 (117)		[英国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
喜欢狗的人 (139)		[美国] 钜德勒
梅格雷的烟斗 (188)		[比利时] 西默农
图法尔案件 (230)		[法国] 埃梅
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(248)		[瑞士] 迪伦马特
证言 (325)		[日本] 松本清张
跑道灯 (339)		[日本] 夏树静子

毛格街血案

[美国] 爱伦·坡

任凭海妖^①唱什么歌，任凭阿基里斯^②混在女孩堆里冒用什么名字，饶是费解的谜，也总能猜破。

——托马斯·布朗爵士：《骨灰冢》^③

所谓分析的这种才智，其实是不大可靠的。我们对分析力的评价，只是根据其效果而已。大家知道，具有分析力的人，若是这方面得天独厚，总不禁感到这是其乐无穷的源泉。大力士喜欢炫耀自己的臂力，酷嗜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；有分析力的人就喜欢解开任何疑难的脑力活动。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，即使对琐碎小事，也感到津津有味。他偏爱猜谜解题，琢磨天书；凡是解开一项疑难，都无不显示出他的聪明程度，这在平庸之徒看来似乎

① 海妖：希腊神话传说中意大利海岛上有三个人头鸟身的美丽女妖，以美妙的歌声迷人，过往水手听到歌声忘乎所以，往往溺死或饿死。

② 阿基里斯：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，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的主人公。相传幼年时，其母将他乔装成女孩，混在少女堆中，以逃避特洛伊战役。

③ 托马斯·布朗爵士（1605—1682）：英国医生、作家，《骨灰冢》是他1658年的作品。此句引自该书第五章。

不可思议。他用分析方法的精髓取得的成就，的确有些全凭直觉的味道。

如果精通数学，这种解决疑难的才能或许格外高强，最好是精通那种高等数学，即所谓解析，称为解析似乎是最理想了，其实不然，只是因为它运用逆算法，才称为解析。可是计算本来并不等于分析。比方说，下象棋的，并不在分析上下功夫，只在计算上费心机。因此，一般以为下象棋有益身心的说法是不对的。我目前并没有在写论文，只不过在一篇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前面，先写下一段杂乱无章的意见作为开场白而已；我要趁机声明一下，较高的思考能力用在看不出什么花样的跳棋上，比用在苦心推敲的象棋上，更显得见效，更显得有用。象棋这门玩艺，各子都有各子的希奇古怪走法，都有变化无常的妙用。象棋不过复杂罢了，却往往被人错当作深奥。下象棋务须聚精会神，如果稍有松懈，疏忽一步，势必损兵折将，败下阵来。象棋的走法，不仅五花八门，而且错综复杂，这种疏忽的可能性也就增多；十回倒有九回，赢家总是精神集中的棋手，不是比较聪明的棋手。相反的，跳棋这门游戏，走法死板，绝少变化，疏漏的可能性少得多，因此相形之下，也用不着全神贯注，双方棋手相遇，只要聪明一点的就包管不会输。说得比较具体一点，不妨假定有一局跳棋，大家只剩下四个王棋，当然没什么疏忽之虞了。这样，如果双方旗鼓相当的话，分明只有善于动脑筋，棋法步步推敲，才能取胜。有分析力的人碰到毫无对策的情况，总是专心研究对方的思想，设身处地地去揣摩一番，这样常常能一眼看出唯一的招数，有时这招数实在简单得可笑；但诱使对方铸成错误、忙中失算，就凭这一招。

惠斯特牌戏^①素来以能养成所谓计算能力闻名，大家知道，凡

① 惠斯特牌戏是一种扑克牌戏，类似桥牌，由4人分成两组，每人13张牌，计分决胜负。

是智力出众的人，显然沉湎此道，感到其乐无穷，而不愿下象棋，认为无聊。不用说，绝对找不出第二种同样性质的玩艺需要这样大大发挥分析能力的。世上象棋下得出色的人，至多只是在象棋方面有专长罢了；可是精通惠斯特，就能在一切比较重大的勾心斗角的场合取胜。我说精通，就是说熟谙这门玩艺，包括通晓一切取得合法优势的窍门。这种窍门不单是五花八门，也是多种多样，而且往往就在心灵深处，一般人根本无从了解。留神观察的，记忆力必定强；因之专心一意下象棋的人，玩起惠斯特准会非常出色；而且霍伊尔^①牌戏谱中的规则（根据纯粹的牌戏技巧制定的）通俗易懂。通常人们认为精于此道的，必须具有两个条件，一是过目不忘，二是根据“本本”行事。不过碰到规则范围里没有的情况，倒恰恰看得出具有分析力的人的牌技。他悄悄作了不少观察和推论。说不定他的牌友也在这么做；双方对敌情了解的深浅之分，与其说决定于推论的正误，还不如说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。必需掌握如何观察这门学问。玩牌的人决不是只顾自己打牌，也不是因为只求赢牌，就不分神推断局外的事。他打量搭档的脸色，仔细跟敌手的脸色一一比较。他估计每个人执牌的顺序，还根据分到王牌和大牌的人种种不同的眼色，算计一张张王牌和一张张大牌。一面打牌，一面鉴貌辨色，看人家是自信呢还是惊讶，是得意呢还是懊恼，从种种不同的表情中，收集思考的资料，根据对方把赢得的一墩牌收起来的神态，揣测赢了这墩牌的人能不能再赢一墩同花牌。根据对方摊牌的神情，认出人家是声东击西，掩人耳目。凡是对方随便提到一个字，脱口说出一句话，偶然掉下一张牌，不巧翻开一张牌，赶紧掩饰时那副焦急不安或漫不经心的神情；计算赢了几墩牌，这几墩牌的布局；人家是窘迫

① 埃德蒙·霍伊尔（1672—1769）：英国玩惠斯特牌的能手，1722年著有《惠斯特牌戏简明法则》。

呢还是犹豫，是焦急呢还是惶恐——凡此种种，都逃不过他那类似直觉的观察，向他提供了情况真相的蛛丝马迹。打了两三圈牌，他就充分掌握各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了，从此以后，就胸有成竹，每副牌都打得准，仿佛同局各家手里的牌都摊在桌面上似的。

分析能力决不能跟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；因为善于分析的人势必足智多谋，可是足智多谋的人往往格外不善分析。足智多谋通常从推定能力或归纳能力中表现出来，骨相学家把推定能力和归纳能力归诸于一种独立的器官，认为这是原始的能力，据我看来这是根本错误的；智力完全与白痴无异的人身上往往看得出这种原始能力，因此引起了心理学作者的普遍注意。足智多谋和分析能力之间的差别，固然比幻想和想象的差别还要大，不过两者的性质，显然非常相似。实际上不难看出，聪明人往往善于幻想，而真正富于想象的人必定爱好分析。

下面一段故事，读者看了多少可以当作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。

一八××年，春夏期间，我寓居巴黎，在当地结识了一位名叫西·奥古斯特·杜宾的法国少爷。这位公子哥儿出身富贵——确实是名门子弟，不料命途多舛，就此沦为贫困，以致意志消沉，不思发奋图强，也无意重整家业。多亏债主留情，他才照旧承袭祖上一点薄产；靠此出息，他精打细算，好容易才维持温饱，倒也别无奢求。说真的，看书是他唯一的享受，何况在巴黎，要看书是再方便也没有了。

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蒙玛特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。两人凑巧都在找寻同一部珍贵的奇书，交往就此逐渐密切起来。一回生，两回熟。他推心置腹地把一段家史详详细细告诉我，我听得深感兴趣，法国人只要一谈起自己，总是把心里话兜底倒出的。我对他的博览群书也颇感惊讶。尤其是他那海阔天空、生动活跃想象力，更感人肺腑。当时我正在巴黎寻求日夜探索的东西，不由得跟这么个人交往，对我来说，不啻无价之宝；我老老实实在对

他吐露了这份心情。最后终于谈妥，我在巴黎盘桓期间，跟他住在一起；我的经济情况多少比他富裕，他同意由我出钱在市郊圣杰曼区租下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。这座房子地处偏僻，式样古怪，摇摇欲坠，相传是凶宅，荒废已久，我们对这种迷信并不深究，径自把屋子布置得正巧配合两人共有的那种古怪的消沉情绪。

如果世人晓得我们在这地方的日常生活，准会把我们当做疯子——也许只是看作不害人的疯子。我们完全过着隐居生活，不接待任何来客。我对以前的朋友自然都严守秘密，并没把隐居的地点告诉他们；杜宾在巴黎一直默默无闻，也没人认识。我们就这样孤独地过着日子。

我的朋友为了深夜的魅力而偏爱深夜，这是他的一个怪癖，除此还能称作什么呢？我暗中也由不得染上这个怪癖，象染上他的其他种种怪癖一样；我狂放不羁地耽溺于他那突发的奇想中。夜神不会永远伴随我们；可我们有办法把夜神请进屋内。天刚破晓，我们就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统统关上，点上一对小蜡烛，加上浓烈的香料，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。凭借这些微光，我们就沉湎在梦想里——看书，写字，谈心。等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光临，我们才臂挽臂地溜到大街小巷，或者继续日间的话题，或者到处游荡，走得老远老远，逛到深更半夜，在人烟稠密的城里，闪闪灯火和幢幢黑影中，寻求无穷的精神刺激，这种精神刺激只有凭默默观察才能领略得到。

尽管我早就从杜宾那丰富的想象力里看出他具有特殊的分析能力，可是在这种时候，我对他的分析能力还是不由得另眼相看，心悦诚服。看他模样仿佛也巴不得露一手玩玩——如果不全是卖弄的话——他毫不含糊地老实承认其中自有乐趣。他轻声嘻嘻笑着，对我吹嘘说，大多数人跟他比起来，都是玻璃心肝，一看就透，他对我的心思真是了若指掌，常常当场拿出惊人的根据，证明他说的一点不假。这时刻他的态度冷淡，茫然若失，眼神毫无

表情；他的嗓子素来是洪亮的男高音，竟提到了最高音，要不是发音有条不紊，咬字一清二楚，听起来真当他在发火呢。眼看他这么副心情，我不由时常默想着有关双重的心的古老学说，心里不断玩味着兼具丰富想象力和解决能力的杜宾。

看了这一段，请别当我在详细讲述什么神秘故事，或者写什么传奇小说。我笔底描写的杜宾的一切事情，只不过是激动心理，也可能是病态心理的结果。可是要说明他在这时期谈话的特征，最好还是举个例子。

有一夜，我们在皇宫^①附近一条又脏又长的街上闲逛。两人明明都在想心事，谁都不发一言，少说也有十五分钟。冷不防，杜宾开口说了这么番话：

“他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，那倒不假，可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。”

“那还用说吗，”我不加思索的答道，我原来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，所以开头根本就没注意杜宾竟会跟我这么出奇地不谋而合，一下就说中我的心思。转眼工夫我定了定神，才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杜宾，”我正色道，“这可把我弄糊涂了。不瞒你说，我真是不胜惊讶，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。你怎会晓得我正在想……？”说到这儿我住了口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真知道我在想谁。

“……想桑蒂伊，”他说，“干吗不往下说？你刚才心里不是在想，他个子矮小，不配演悲剧吗？”

这正是我刚才心里想着的一个问题。桑蒂伊原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皮匠，他成了个戏迷，曾经粉墨登场，演过克雷比荣^②。悲

① 皇宫在巴黎圣昂纳街。

② 克雷比荣（1674—1762）：法国戏剧家，是拉辛之后、伏尔泰之前最重要的一位古典悲剧作家。

剧中的泽克西斯^③一角，谁知卖力结果，反而博得一阵冷嘲热讽。

“请你千万别卖关子，”我失声叫道，“说说你有什么神机妙算，才能看透我心眼里在想这件事。”老实说，我拚命掩盖，还是免不了流露出惊讶的神色。

“看到卖水果的，你就不由想到这个修鞋的个子太矮，不配演泽克西斯和诸如此类的角色。我朋友答道。

“卖水果的！——这话可怪了——我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。”

“咱们刚才走到这条街上，不是有个人迎面向你闯来吗——大概是十五分钟以前的事吧。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刚才从西小街走到这条大街上，的确有个卖水果的，头上顶着一大篓苹果，冷不防的，差点没把我撞倒；可是我实在弄不懂，这跟桑蒂伊有什么关系。

杜宾的脸上丝毫没有吹牛的神色。他说：“回头讲给你听，一讲你就会完全明白了，咱们先回顾一下我跟你说话那工夫，一直到碰到那卖水果的为止，你心里想些什么吧。你一连串思想活动中主要几个环节是这样的——桑蒂伊，猎户星座^④，尼古斯博士^⑤，伊壁鸠鲁^⑥，石头切割术^⑦，街上的石头，那个卖水果的。”

人们在生活中有时总不免要细细玩味自己的思路，怎会一下子想到这上面来的。细细玩味一下往往回味无穷；头一回尝试的人，眼看开头想起的事和最后想到的事之间竟然南辕北辙，毫不

^③ 泽克西斯（公元前 519—前 465），大琉士之子，波斯国王。执政期自公元前 486 年至 465 年，曾征希腊，战败后为其近卫队长所杀。克雷比荣于 1714 年将其一生写成悲剧。

^④ 希腊神话中，猎人奥里昂因钟情于黎明女神墨洛珀，被大神所杀，化为星座，称为猎户星座。

^⑤ 尼古斯博士（1745—1826）：英国博物家。

^⑥ 伊壁鸠鲁（公元前 341—前 270）：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者，认为万物都是原子的运动和冲撞的结果。

^⑦ 石头切割术（stereotomy）：把石头切割成横剖面或纵断面的一门石工技艺。

相干，难免感到惊讶。我听到杜宾刚才那番话，而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句句是真，心里那份惊讶甭提有多大了。他接着刚才的话往下说：

“要是没记错的话。咱们刚才走出西小街之前，一直在谈马。这是咱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。拐进这条街，凑巧有个卖水果的人，头上顶着个大簌子，匆匆擦过咱们身边，那儿的人行道正在修理，堆了一堆石头，他把你撞到石头上。你踩到一块松落的石头，绊了一脚，脚腕子稍微扭了下，看模样你生了气，绷着个脸，嘴里嘀咕了几句，回头看看那块石头，就不声不响地走了。我对你这种举动并没特别留神；不过近来，我生活里总少不了观察。

“你眼睛一直盯着地上——两眼冒火地朝人行道上的坑洼和车印看看，所以我知道你还在想着石头。等走到那条叫做拉玛丁的小胡同，你才流露出笑容。我看见你嘴唇掀了掀，就深信你嘀咕的是石头切割术，这个词儿，因为胡同里早就试铺上牢牢叠住的石块，这词儿用在这种铺路法上很别扭。我知道你暗自说着‘石头切割术’这词儿，不会不联想到原子，因此就会想到伊壁鸠鲁的理论，再说不久前咱们才讨论过这问题，我对你提起过，那位有名的希腊人一些含糊的猜测多么奇特，谁知竟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后世证实宇宙进化的星云学说不谋而合，我这一想，就觉得你势必会抬眼望望猎户星座的大星云，心里的确也巴不得你这么_点做。你真的抬眼看了；我这才拿准我对你的思路一步都没摸错。昨天《博物馆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恶意讽刺桑蒂伊的长篇宏论，在那偏文章里，作者用了可耻的冷言冷语，挖苦这个皮匠，说他穿上厚底戏靴，就改了姓名，还引了我们常提到的一句拉丁诗句。我说的就是这句——

第一个字母不发原来的音。